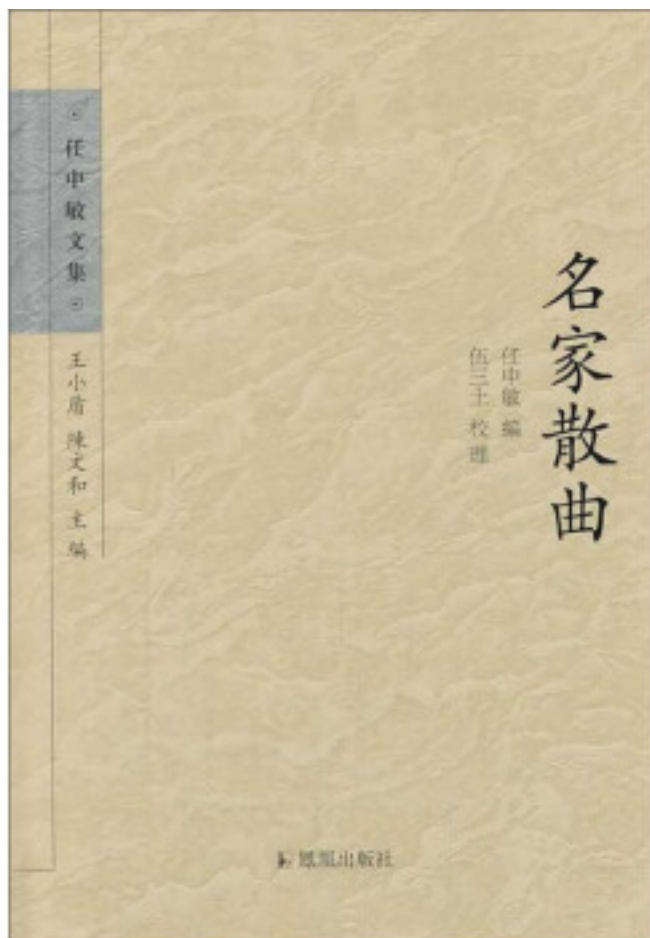


任中敏文集：名家散曲



[任中敏文集：名家散曲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任中敏 著

[任中敏文集：名家散曲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评论

自己的一个买书记录文档中13年双11时将任中敏文集归入“可遇不可求”系列，完美地与此版错身而过。全套太贵，趁活动一本本收。这本《名家散曲》是繁体的，其他的不知道。封面很有欺骗性，我还以为是繁竖的，结果后封和前封是一样的……

好书好书，推荐好书好书？

可以看作元曲三百首,可惜没有注解

HAHHHAAA哈哈，妈妈很喜欢，我也高兴

京东价：京东价为商品的销售价，是您最终决定是否购买商品的依据。
划线价：商品展示的划横线价格为参考价，该价格可能是品牌专柜标价、商品吊牌价或由品牌供应商提供的正品零售价（如厂商指导价、建议零售价等）或该商品在京东平台上曾经展示过的销售价；由于地区、时间的差异性和市场行情波动，品牌专柜标价、商品吊牌价等可能会与您购物时展示的不一致，该价格仅供您参考。
折扣：如无特殊说明，折扣指销售商在原价、或划线价（如品牌专柜标价、商品吊牌价、厂商指导价、厂商建议零售价）等某一价格基础上计算出的优惠比例或优惠金额；如有疑问，您可在购买前联系销售商进行咨询。
异常问题：商品促销信息以商品详情页“促销”栏中的信息为准；商品的具体售价以订单结算页价格为准；如您发现活动商品售价或促销信息有异常，建议购买前先联系销售商咨询。

很好的一套书，很有学习的价值。

权威人士的权威之作，喜欢就下单吧。精装太贵。

小册薄薄，收元曲三百首，可资诵读

《任中敏文集：名家散曲》是《任中敏文集》的第二卷，其中包含“元曲三百首”、“回肠荡气曲”、“北曲拾遗”和“杨升庵夫妇散曲”四部分内容。每部分内容前都有任先生的序言。《任中敏文集：名家散曲》前三部分的选曲不分高下，皆为元明清曲类代表，并加以校勘。《任中敏文集：名家散曲》是《任中敏文集》的第二卷，其中包含“元曲三百首”、“回肠荡气曲”、“北曲拾遗”和“杨升庵夫妇散曲”四部分内容。每

任中敏先生全集之一，名家散曲，值得收藏。

《任中敏文集：名家散曲》這是一本好書，我喜歡。

名家散曲，包括元曲三百首～

谢谢京东，装帧很好。

非常好不多说了 就10个字

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

任先生著作集，繁体横排，字有点太密，如能精装出就好了

书不错，大家之作，值得一读

任中敏文集：散曲丛刊（套装共3册）

不只有元曲300，还有其它人精采的曲集

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

元曲通俗易懂，内容丰富。

京东促销，满减后非常划算。

这本是顺带买的，重点是《唐声诗》，《唐戏弄》，《敦煌曲》。这套书的好处是成套出版，将任半塘先生著作基本囊括，但《敦煌歌辞总编》未见。实属缺憾。整体来看，这套书被凤凰出版社给毁了，繁体横排，看着非常别扭，而且行间距几乎没有，为了节省空间，降低成本？呵呵……上古所出唐声诗，不论平装精装都很舒服，繁体竖排，行间距也很适合，用纸精良。凤凰这是平民化的装帧吗？都快被逼出密集恐惧症了。要不是看在上古不在版的份上，谁会买这个垃圾出版社的东西。

任半塘文集~~~~~

《任中敏文集：名家散曲》是《任中敏文集》的第二卷，其中包含“元曲三百首”、“回肠荡气曲”、“北曲拾遗”和“杨升庵夫妇散曲”四部分内容。每部分内容前都有任先生的序言。前三部分的选曲不分高下，皆为元明清曲类代表，并加以校勘。上卷
水仙子 元徐再思 清江引 元徐再思 一半兒 元王鼎 一半兒 元陳克明 紅繡鞋 元任昱
落梅風 元周文哲 悟葉兒 元無名氏 喜春來 元無名氏

书脊完全弯了。太差劲了。

好书

京东买书要有些书籍的基本知识，现在的书与古书不同路。书籍的历史和文字、语言、文学、艺术、技术和科学的发展，有着紧密的联系。它最早可追溯于石、木、陶器、青铜、棕榈树叶、骨、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。将纸莎草用于写字，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约在公元前30世纪，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，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。纸草书卷比苏美尔、巴比伦、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。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，是约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。西晋杜预在《春秋经传集解序》中说：“大事书之于策，小事

简牍而已。”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“简策”(或“简牍”),在纸发明以前,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。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,统称为简,稍宽长方形木片叫“方”。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“策”(册)又称为“简策”,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“编”。

中国古代典籍,如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《竹书纪年》、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《孙子兵法》等书,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。

《任中敏文集：名家散曲》是《任中敏文集》的第二卷，其中包含“元曲三百首”、“回肠荡气曲”、“北曲拾遗”和“杨升庵夫妇散曲”四部分内容。每部分内容前都有任先生的序言。前三部分的选曲不分高下，皆为元明清曲类代表，并加以校勘。上卷
水仙子 元徐再思 清江引 元徐再思 一半兒 元王鼎 一半兒 元陳克明 紅繡鞋 元任昱
落梅風 元周文哲 悟葉兒 元無名氏 喜春來 元無名氏

《任中敏文集：新曲苑（套装上下册）》取未曾收进《曲苑》的曲话、曲韵等书辑录而成，包括元代燕南芝庵的《唱论》、陶宗仪的《辍耕曲录》；明代何良俊的《四友斋曲说》、王世贞的《曲藻》、徐复祚的《三家村老曲谈》；清代李渔的《笠翁剧论》、焦循的《易馀曲录》、李调元的《雨村曲话》；近代姚华的《曲海一勺》、吴梅的《霜曲跋》等专著共34种，还附有任讷仿焦循的《剧说》和王国维的《优语录》体例，摘抄散见于笔记、杂录中有关材料汇成的《曲海扬波》。其中如上列的几种，是元、明、清至民国初年较重要的著述。《任中敏文集：名家散曲》是《任中敏文集》的第二卷，其中包含“元曲三百首”、“回肠荡气曲”、“北曲拾遗”和“杨升庵夫妇散曲”四部分内容。每部分内容前都有任先生的序言。前三部分的选曲不分高下，皆为元明清曲类代表，并加以校勘。

夫词曲同为乐府，上继声诗，下承乱弹小曲，体性先属一致，即文学精神，亦各有擅长，未容轻定高下，是在通人，无不省识。而在古今乐府之中，二者发生时代相续，形式长短一途，可谓关系最密切者，凡具常识，又孰不能辨别？至于古人于词曲二字之如何互用，自来有词曲二事之如何并举（大抵词以言文，而曲以言声；词即曲之词，曲即词之曲，特各称其一，即以概其余之一，二者实鲜分离独立之时也。此事极为平常，有不待刘氏《词曲概》中，引《左襄》二十九年《正义》之文，“声随辞变，曲尽更歌”等等，方能证明词曲之合一，亦不仅宋氏《乐府余论》中所引诸说，只证明宋元之间，词曲不分也），种种考证理解，原非兹言研究法者，所当泛涉，特既欲言合并研究之法，则不可不先知其必需合并研究之故，兹姑就其效用方面，举以下之荦荦大者二焉——

从前查拉图斯特拉也像所有的彼岸论者那样，把他的幻想抛到人类之彼岸。那时，世界对我而言，似乎是一个正在受痛苦受折磨的神的作品。

那时，我觉得世界是梦，是一位神的诗；是一位感到不满意的神的眼前漂浮着的彩色烟雾。

善与恶，苦与乐，我和你——我认为这些都是造物主眼前漂浮着的彩色烟雾。造物主想脱离自我，——于是他创造了世界。

对于受苦者来说，不顾自己的痛苦，迷失自我，这是一种沉醉的快乐。从前，我觉得世界是沉醉的快乐和迷失自我。

这个世界，是永远不完美的，是一个永远矛盾的映象，一个永远不完美的映象——对它不完美的造物主来说，是一种沉醉的快乐：——我曾经觉得，世界就是这样。

因此，我曾经也把我的幻想抛到人类之彼岸，就像所有的彼岸论者那样。真的抛到人类的彼岸了吗？

啊，兄弟们，我创造的这个神，像所有的神一样，是人类的作品和人类的疯狂！

这个神也是人，只不过是一个可怜虫，而我呢：我觉得这个幽灵是从自我的死灰和火炭中来的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！我认为它不是从彼岸来的！

我的兄弟们，后来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战胜了我这个受苦者。我把自己的死灰带到山里去，我为自己发明了一种更加明亮的火焰。看吧，这时这个幽灵从我这里消失了！现在相信这种幽灵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，对康复者来说是一种折磨：现在对我来说是痛苦和耻辱。我对彼岸论者如是说。

痛苦和无能创造了所有的彼岸论者；只有受苦最深的人才能体验到幸福的那种短暂的疯狂。

疲倦想以一次跳跃，想以一次拼命的跳跃而登峰造极，这是一种可怜而无知的疲倦，它甚至什么都不想要了：这种疲倦创造了所有的神和来世。

我的兄弟们，请相信我！这是肉体对肉体感到绝望，——这个肉体以错乱的精神的手指去摸索最后的几道墙。

我的兄弟们，请相信我！这是肉体对大地感到绝望，——这个肉体听到存在的肚子对它诉说。这时，它想用头穿过最后的几道墙，而且不仅用头，——伸到“彼岸的世界”。可是，“彼岸的世界”在人类面前隐蔽得很好，那是个去人性化的、非人性的世界，它是天上虚无的东西；存在的肚子决不跟人说话，除非它自己是人。

真的，一切存在都是难以证明的，也难以让它说话。兄弟们，告诉我，万物之中最奇特的东西，难道不是最容易证明的吗？

是的，这个自我与自我的矛盾和纷乱，最真诚地述说自己的存在，这个创造的、愿意的、评价的自我，它是事物的标准和价值。

这个最真诚的存在，这个自我，——即使在它创作、狂想和以折断的翅膀飞行时，它也谈说肉体，也还需要肉体。

这个自我，越来越真诚地学习说话；而它学得越多，就越能赞美与尊重肉体和大地。

我的自我教我一种新的骄傲，我把这种骄傲教给世人：不再把头埋进上天的事情的沙堆里，而要自由地昂起头，昂起这大地的头，为大地创造意义。

我教世人一种新的意志：沿着人类盲目地走过的路走去，并且肯定它，不再像病人和垂死者那样，悄悄地从这条路上溜走。

夫词曲同为乐府，上继声诗，下承乱弹小曲，体性先属一致，即文学精神，亦各有擅长，未容轻定高下，是在通人，无不省识。而在古今乐府之中，二者发生时代相续，形式长短一途，可谓关系最密切者，凡具常识，又孰不能辨别？至于古人于词曲二字之如何互用，自来有词曲二事之如何并举（大抵词以言文，而曲以言声；词即曲之词，曲即词之曲，特各称其一，即以概其余之一，二者实鲜分离独立之时也。此事极为平常，有不待刘氏《词曲概》中，引《左襄》二十九年《正义》之文，“声随辞变，曲尽更歌”等等，方能证明词曲之合一，亦不仅宋氏《乐府余论》中所引诸说，只证明宋元之间，词曲不分也），种种考证理解，原非兹言研究法者，所当泛涉，特既欲言合并研究之法，

则不可不先知其必需合并研究之故，兹姑就其效用方面，举以下之荦荦大者二焉——

(甲) 词与曲合并研究，乃得词之用。学问专而后精，但有时亦因专而后狭；精者其用宏，狭则其用少。文学之为用，虽深而且远，乃惟其速也，遂感其微而不着；甚且每一种文学，除知作者藉之可以陶性情，舒畅胸臆，即杳不知其用究何在。词曲在文学中，更久为前人目为体卑径仄，气弱声靡者；自曲体托于戏剧，显然与世道人心有关，而后学者始不能貌为无用之物，但词则似乎终难以言其用也。虽然，杂剧之制，并非创获于金元，而实始于宋之舞队；当时队童口内所歌，固词中之《调笑令》之流，并非另有歌调也。又宋时官本杂剧，用寻常词调者有三十本，其目俱见于《武林旧事》一书中；《西厢》故事，宋时之赵德麟，先即以词调《蝶恋花》咏其情节，且起接引叙，俨然后世杂剧传奇之演故事，不过具体而微耳。是可知词曲间之蜕化，不独曲中小令，当于词中令、近、引、慢，曲中套数，当于词中大曲、赚词，即曲中之杂剧、传奇，在词中亦自有其相当之体，虽其间之形式或疏密有间，而脉络固一系相承，此当非附会之谈，但曾考宋元两代戏曲之史者，皆信之也。换言之，曲之为用，着于戏剧，而戏剧之滥觞，实在于词，词至今日，诚无非嘲风弄月，感时伤世，一人之言，一人之感居多，而词在昔时，固曾做到与今日之戏曲同一作用，其言事，并非仅涉一人也。若见闻仅囿于今日之词，曰词绝无用，是非通于此道者矣。夫愈见后世之曲用，即愈知词在昔日之用，词用既易因曲用而互见，则曲如果分究，词则不将愈晦乎？此原以词曲一事，在文学中，体即已合，而门既已专，学者正不容从中再事分画，迎彼拒此，以致所执反为不完，因益狭其途径，而益昧其精神也。

在京东买书要有些书籍的基本知识，现在的书与古书不同路。书籍的历史和文字、语言、文学、艺术、技术和科学的发展，有着紧密的联系。它最早可追溯于石、木、陶器、青铜、棕榈树叶、骨、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。将纸莎草用于写字，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约在公元前30世纪，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，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。纸草书卷比苏美尔、巴比伦、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。

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，是约在公元前

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。西晋杜预在《春秋经传集解序》中说：“大事书之于策，小事简牍而已。”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“简策”(或“简牍”)，在纸发明以前，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。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，统称为简，稍宽长方形木片叫“方”。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“策”(册)又称为“简策”，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“编”。

。中国古代典籍，如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《竹书纪年》、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《孙子兵法》等书，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。后来，人们用缣帛来书写，称之为帛书。《墨子》有“书于帛，镂于金石”的记载。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，叫“缣”或“缣”，故“帛书”又称“缣书”。

公元前

2世纪，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，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。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(公元105)之后，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，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、帛书(缣书)。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。公元7世纪初期，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。在印刷术发明以前，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。公元10世纪，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

，并且逐步代替卷轴，成为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。

公元11世纪40年代，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，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。东到朝鲜、日本，南到东南亚各国，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，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。公元14世纪，中国发明套版彩印。15世纪中叶，德国人J.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。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，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。15~16世纪，制造了一种经济、美观、便于携带的书籍；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。从15~18世纪初，中国编纂、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——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四库全书》等。

18世纪末，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，推动了纸的生产，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。同时，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，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。19世纪初，快速圆筒

平台印刷机的出现，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，大大提高印刷能力，适应了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。历史进程

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。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、历史等重要内容，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。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，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。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、大学、贵族和政府有著书籍的应用。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，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，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。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，随著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，电子书又以空间小、便于传播、便于保存等优势，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。

今天，人们能够了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状况，知道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，读到优美的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……这一切，都有赖于古代的书籍。

中国最早的书籍，出现于商代，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。竹子和木头是常见并容易得到的东西，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，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，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，用毛笔在上面写字。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“竹简”，用木头削成的叫“木简”，它们统称为“简”。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，如果写错了，就用小刀刮去重写，所以古代把删改文章叫“删削”，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。书籍开本有大有小，古代的简也有长有短，最长的三尺，最短的只有五寸。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，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“册”。编册多用麻绳，也用丝绳（称“丝编”）或皮条（称“韦编”）。古书中提到的“韦编三绝”，说的就是著名思想家孔子，因为经常阅读《易经》，把编简的皮条都磨断了三次。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，一般用二、三道编，多的用四、五道编。表示书的数量的“册”字，便是一个象形字，很像绳子把一根根简编连起来的樣子。

春秋、战国和秦汉时期，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。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——“帛书”，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，而且易于书写，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，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。东汉又出现了纸书，纸书轻便、易于书写，价格比较便宜，深受人们欢迎。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，到了晋朝，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。

《任中敏文集：名家散曲》是《任中敏文集》的第二卷，其中包含“元曲三百首”、“回肠荡气曲”、“北曲拾遗”和“杨升庵夫妇散曲”四部分内容。每部分内容前都有任先生的序言。前三部分的选曲不分高下，皆为元明清曲类代表，并加以校勘。

《任中敏文集：新曲苑（套装上下册）》取未曾收进《曲苑》的曲话、曲韵等书辑录而成，包括元代燕南芝庵的《唱论》、陶宗仪的《辍耕曲录》；明代何良俊的《四友斋曲说》、王世贞的《曲藻》、徐复祚的《三家村老曲谈》；清代李渔的《笠翁剧论》、焦循的《易馀曲录》、李调元的《雨村曲话》；近代姚华的《曲海一勺》、吴梅的《霜曲跋》等专著共34种，还附有任讷仿焦循的《剧说》和王国维的《优语录》体例，摘抄散见于笔记、杂录中有关材料汇成的《曲海扬波》。其中如上列的几种，是元、明、清至民国初年较重要的著述。《任中敏文集：名家散曲》是《任中敏文集》的第二卷，其中包含“元曲三百首”、“回肠荡气曲”、“北曲拾遗”和“杨升庵夫妇散曲”四部分内容。每部分内容前都有任先生的序言。前三部分的选曲不分高下，皆为元明清曲类代表，并加以校勘。

《任中敏文集：新曲苑（套装上下册）》取未曾收进《曲苑》的曲话、曲韵等书辑录而成，包括元代燕南芝庵的《唱论》、陶宗仪的《辍耕曲录》；明代何良俊的《四友斋曲说》、王世贞的《曲藻》、徐复祚的《三家村老曲谈》；清代李渔的《笠翁剧论》、焦循的《易馀曲录》、李调元的《雨村曲话》；近代姚华的《曲海一勺》、吴梅的《霜曲跋》等专著共34种，还附有任讷仿焦循的《剧说》和王国维的《优语录》体例，摘抄散见于笔记、杂录中有关材料汇成的《曲海扬波》。其中如上列的几种，是元、明、清至民国初年较重要的著述。《任中敏文集：名家散曲》是《任中敏文集》的第二卷，其中包含“元曲三百首”、“回肠荡气曲”、“北曲拾遗”和“杨升庵夫妇散曲”四部分内容。每部分内容前都有任先生的序言。前三部分的选曲不分高下，皆为元明清曲类代表，并加以校勘。

《任中敏文集：新曲苑（套装上下册）》取未曾收进《曲苑》的曲话、曲韵等书辑录而成，包括元代燕南芝庵的《唱论》、陶宗仪的《辍耕曲录》；明代何良俊的《四友斋曲说》、王世贞的《曲藻》、徐复祚的《三家村老曲谈》；清代李渔的《笠翁剧论》、焦循的《易馀曲录》、李调元的《雨村曲话》；近代姚华的《曲海一勺》、吴梅的《霜曲跋》等专著共34种，还附有任讷仿焦循的《剧说》和王国维的《优语录》体例，摘抄散见于笔记、杂录中有关材料汇成的《曲海扬波》。其中如上列的几种，是元、明、清至民国初年较重要的著述。《任中敏文集：名家散曲》是《任中敏文集》的第二卷，其中包含“元曲三百首”、“回肠荡气曲”、“北曲拾遗”和“杨升庵夫妇散曲”四部分内容。每部分内容前都有任先生的序言。前三部分的选曲不分高下，皆为元明清曲类代表，并加以校勘。

《任中敏文集：新曲苑（套装上下册）》取未曾收进《曲苑》的曲话、曲韵等书辑录而成，包括元代燕南芝庵的《唱论》、陶宗仪的《辍耕曲录》；明代何良俊的《四友斋曲说》、王世贞的《曲藻》、徐复祚的《三家村老曲谈》；清代李渔的《笠翁剧论》、焦循的《易馀曲录》、李调元的《雨村曲话》；近代姚华的《曲海一勺》、吴梅的《霜曲跋》等专著共34种，还附有任讷仿焦循的《剧说》和王国维的《优语录》体例，摘抄散见于笔记、杂录中有关材料汇成的《曲海扬波》。其中如上列的几种，是元、明、清至民国初年较重要的著述。《任中敏文集：名家散曲》是《任中敏文集》的第二卷，其中包含“元曲三百首”、“回肠荡气曲”、“北曲拾遗”和“杨升庵夫妇散曲”四部分内容。每部分内容前都有任先生的序言。前三部分的选曲不分高下，皆为元明清曲类代表，并加以校勘。

《任中敏文集：新曲苑（套装上下册）》取未曾收进《曲苑》的曲话、曲韵等书辑录而成，包括元代燕南芝庵的《唱论》、陶宗仪的《辍耕曲录》；明代何良俊的《四友斋曲说》、王世贞的《曲藻》、徐复祚的《三家村老曲谈》；清代李渔的《笠翁剧论》、焦循的《易馀曲录》、李调元的《雨村曲话》；近代姚华的《曲海一勺》、吴梅的《霜曲跋》等专著共34种，还附有任讷仿焦循的《剧说》和王国维的《优语录》体例，摘抄散见于笔记、杂录中有关材料汇成的《曲海扬波》。其中如上列的几种，是元、明、清至民国初年较重要的著述。《任中敏文集：名家散曲》是《任中敏文集》的第二卷，其中包含“元曲三百首”、“回肠荡气曲”、“北曲拾遗”和“杨升庵夫妇散曲”四部分内容。每部分内容前都有任先生的序言。前三部分的选曲不分高下，皆为元明清曲类代表，并加以校勘。

《任中敏文集：新曲苑（套装上下册）》取未曾收进《曲苑》的曲话、曲韵等书辑录而成，包

[任中敏文集：名家散曲_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任中敏文集：名家散曲_下载链接1](#)